

| 江右 |
新散文

见字如晤

陈蔚文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见字如晤

陈蔚文 著

| 江右 |
新散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见字如晤/陈蔚文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(江右新散文)

ISBN 978-7-02-010577-9

I. ①见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80917 号

责任编辑 陈彦瑾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7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 插页 3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577-9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带儿子乎乎穿过省府大院。这是条走过无数趟的路，从家到单位的必经之路，被我在四季颂扬过的路。路旁树木蓊郁，已是秋日，空气中即将浮动桂子香……

这次，我带乎乎走了另条路。与主路平行的一条支路。它没有主路那般宽敞，细长，只能步行或骑车。

虽离家近在咫尺，也离乎乎读了三年的幼儿园近在咫尺，却很少走这条路。我通常只从主路走——快、便利，大概这就是理由。而这晚，不急着去哪，一念之间，我决定领乎乎走这条窄细的支路。

已是傍晚，近七点，路灯亮起，居民楼的窗口透出一扇扇灯火。路的左旁是现已少见的五层楼房，暖黄砖墙。路右旁是一些带小院的平房，院门口散放着些盆栽植物，窗口飘出京剧铿锵的行腔。有种古老的气象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气息。

先是左边一扇铁窗上的爬山虎让我们停了下来。这爬山虎不像通常的那样恣肆，爬得满墙满壁，它只是浅尝辄止地挂了秀巧的两列下来，仿佛深谙中国画的“留白”之境。谁说这不是一幅画呢？铁的暗沉与绿叶的清新，构成耐人寻味的美。

再往前，右旁有户小院落盖了俏皮的红色拱顶，院门外传来熟悉

的香气。啊，偌大一片盛放的紫茉莉！我童年的花卉，在院里和小伙伴捉迷藏的时光，伴着浓郁的、让人简直喘不过气的香气！那时许多人家的房前屋后都种了这花，我一直叫它夜来香，有次查过才知，它学名紫茉莉，根叶可入药，外公患胃癌那年，不知听谁说紫茉莉的块茎煎水有效，小姨领我去她念书的师大挖。我们挖了一袋子，那一袋，并没阻止我臂上黑纱的到来。在紫茉莉的花香背后，从此有一缕伤逝的阴凉……

再前方，竟是一棵粗壮的柚子树！其叶蓁蓁，其实离离，柚子青绿地悬于枝头。被路灯照着的那些果实，沉甸甸的青绿中显示出芸香科植物特有的丰硕。对乎乎，水果现在多是超市里的概念了，与土地联结的“现场版”庶几可视作童话！乎乎围着这株柚子树，赞叹，垂涎，盘算——妈妈，我们等柚子熟了来摘几个好吗？当然是不行的，但不忍扫乎乎的兴，我支吾着，到时再看好了……

牵着他胖乎乎的小手继续走，周围是如此静好的辰光。

这段路途，从主路走大约一刻钟，走这条支路大约要多用七八分钟，多出的那七八分钟带给这晚（以及更久的时光）的会是什么？

在掠过的幽朦树影中，美国诗人弗洛司特的诗句闪过：“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/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/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”

这段傍晚的短途“旅行”，在乎乎日后的记忆中没准会带有一点点魔幻：私语般垂挂的爬山虎、神秘紧闭的某扇木门、大片盛开的紫茉莉，魁硕的柚子树……一条在抵达的过程中，有着陌生感和惊喜的路。

从这以后，我常选择这条支路作为上班路途（我和乎乎称它为“第二条路”）。比主路静寂得多，偶尔遇到一对买菜归家的老夫妻（菜多由老头拎着），一位在院门口理杂物的老妪，一只安静地卧在路中的白

色大狗（眸中有与人类情感共通的光）。更多时候，我一人走着，想什么，或什么也不想。路延伸着，左边窗户传出练琴声，两个女人在另扇窗后用方言起劲地聊天，楼外墙腰上用石灰写了条“每天念佛一千遍”。这是条和生活纠缠一处的路，市井之路，同时，又有种可隐居的静谧使它从遍布自身的市井中上升了似的，上升到那棵柚子树的高度，上升到枝头那只黑白相间的鸟的羽翼……

这条路，人迹更少的一条，有着木和棉的纹路、触感，在一切都风驰电掣之时，它一意孤行地老旧着，哪怕明天就要拆除、消失，也无损这一刻的完好。

柚子正在枝头由青一点点地转黄。

目
录

见字如晤

人迹更少的一条（自序）· 001

此 辑	说 · 002
在	朝内 · 007
	一条路 · 017
	宜居 · 021
	雨衣 · 027
	尘埃 · 032
	遥远的玫瑰 · 036
	涟漪 · 039
	北站以南 · 044
	舞会 · 053
	“异人”老陈 · 056
	小巷 · 061
	旅途札录 · 064

彼 辑二
处 孤島 · 085
阴性之痛 · 089
回旋 · 106
归去来 · 110
显影：自深深处 · 122
碎时光 · 129
天书 · 135
信 · 147
寄居 · 156

之 辑三
味 坐标 · 174
雾的旅行 · 178
隔夜的鱼 · 182
共箸 · 185
至味 · 189
某年，季夏 · 192

节气的餐桌 · 195

味蕾背后的流转 · 198

小食店 · 201

如 辑 凡能解释的都不叫玫瑰 · 206
斯 四
开白花的“蒂阿瑞” · 211

相濡 · 216

异次元 · 219

东林寺半日 · 224

读与赎 · 229

空洞 · 239

重金属 · 242

行客 · 250

开启 · 261



说

母亲的话近年似越来越多了，不知是否因为我话越来越少的关系，觉得她的话简直多到让人犯晕的地步。有时半个白天，我们共处一室，她的话从没停过，像拧开龙头的水流漫卷整间房。她和我谈，在电话里和亲戚说，要么自言自语，总之很少止歇，有些话她可重复说上若干遍——她是长女，下面有七个兄弟姊妹，再加上在上海的我父亲与姐姐，她对每件事的叙述都有机会说上好多遍。她瘦弱，身体不好，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像是另一个人，一个好体力的人。

母亲惯来勤俭，打起电话却有不管不顾的挥霍劲儿。比如她买到什么划算东西必在电话里和我父亲说，虽然讨论此事的话费早超出其优惠，但那是不一样的喜悦！

上月，她去交电话账单，告诉我这月话费一百好几十。她一个人，且有不少时间在我这，居然打了上百元话费，对她算消费“豪举”了。我以为她心疼钱了，劝她以后少打点，谁想她嘟哝了声：“电话都要省着打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！”我顿时被她对照得境界很低似的，是啊，她的话翻译一下，就是“连话都要省着说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！”

婆婆在世时亦是个爱说之人，用我公公的话，“和石头都有得聊”，

她的经历并不复杂，所到之处也不多，可她说了一辈子，与亲朋、邻里，包括每一次住院。她有时出院后，护士遇到烦心事还给她打电话，可想她们通过聊天建立了怎样密切的关系。无非是日常琐事，但这其中谁说不是个话题的汪洋呢？一根针，一缕纱，都有得广阔的说叨。

有时想，我妈及我婆婆，她们似乎没什么特别的爱好，除了说话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话越来越稠。聊天，对她们是种比保健品更有效的滋养，在回旋往复的“说”中，她们的人生得到梳理与确认。

婆婆在世时，每回与我妈碰上，都是一相逢便胜却无数——她们聊得如此投机，从各自儿女的童年一直聊开去，同样的话说上数遍（在这过程中她们聊的内容可能据她们主观意志不断做出调整，最后由她们的叙述重构了历史）。说者不倦，听者不厌。这样的辰光对她俩都是愉悦的，如果手边再有剥着的豆子或择着的菜，那画面真近乎完美了。

有时在公园或菜场，会遇见三两老妪凑在一块儿亲热地说，“姐妹淘”一般，是的，即便年纪大了，她们交谈的样子仍让人想到闺中姐妹，有说不完的体己话，再糟糕的人生在这些诉说中也获得了一些安慰。

不爱说的人，当他们老了，从哪里得到慰藉呢？他们的“说”要落在语言之外的什么地方？影视、书本、植物又或其他什么，甚至一只养出情分的猫狗——不说什么，却有一种超越类属的彼此关照和懂得，有时也胜过千言。

多年前的一次，我特别想和一位女同窗说说心里暗藏的一段感情，说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男子。寻找了若干次，始终没有合适契机，话总找不到出口，有几次，话已滚到舌尖，又咽下了。

我和她其实不熟，交往有限。那次在银行遇上，在等排队叫号的空当，我忽然想和她说说他，迫切地，甚至有一些委屈。有几次，我把话题引到他身上，却不能再往前一步，要碰触那个核心是如此困难，哪怕前行一微米。

当稀薄阳光从落地玻璃窗射进，我突然冷静下来，不再想说，我觉出说的风险。对我那样重大的事，也许在她微不足道。她也许会觉得我的可笑——我难道不可笑吗？

她排在我前面，先办完事。临走时，她和我闲话了几句，她说：“其实……”我记不清原话了，但知道她看似什么也没说，而又什么都说了。我独自坐在冰凉的钢化椅上，明白她其实一切都明白，包括我刚才几次把话题引到他身上而欲言又止。她了然，只是在斟酌如何与我说，她以一名旁观者的清醒知道，我和他不会有交集。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

她是对的。

我庆幸自己没说出那涌到舌尖的话，一个音节的阻止，保全了许多……

寡语者，也许有两类情况：一类是——对他们，从念头变为话语，这个过程来得格外迂缓和漫长，有时，他们连念头也无。另一类是，他们并非真的寡语。像我姐夫，外人看来，他是个典型的寡言者，他白天的工作是建筑师，业余爱好打电玩，打的级别很高，在那个世界里他有许多伙伴密友。现实中，除了工作，他甚少交际。他和多数人都无话可说似的，除了我姐。他和我姐在一起不仅有话说，而且成了一个幽默的人，在他的话里，你完全听得出他的幽默禀赋，这点和我姐很像，他们并不因读

到博士而不看周星驰或综艺“三俗”之类，相反，他们热衷于此，看这类节目时他俩笑语不断，很有得聊。当然，他们也聊旁人听去较高端的话题，建筑、史哲……他们你一句我一句，我有时几乎要吃惊这时的姐夫，他完全算不得一个寡语者，简直是个多话者了。

这世上也许没有不爱说话的人，只看遇到谁。

有次我和一位少言的朋友在车里，车程一个钟头左右，我们几乎不吭声，路灯照进车窗，我原本怕冷场，想找些话题，后来发现这寻找是不必要的。对一个少言者，在他不想说时，保护这种沉默是种善举。

当碰到少言的人，别轻易下定义，别轻易惊扰他的沉默。在别个空间，他或许是个极爱表达的人，他此刻的沉默只为把话都留给少数甚至某一个人。

写过一篇小说《说话》，一个女人因为丈夫回家后总不愿吭声（许多男人都患有此种“婚后失语症”），她和单位女门卫成了“话友”，她们聊这聊那，甚是投机。聊天的酣畅在她们之间奔涌，后来因某种原因，门卫离开，她重回无人可说的寂寞。也在这寂寞中，她和另一个愿听她倾诉的男人有了交集……

认识一位健谈者，凡有他在的场合，热闹至极，他还是讲笑话高手，热的冷的、雅的俗的都能来，在座者常被他逗得前仰后合。座中女人都羡慕他太太，有着多么轻松的家庭生活啊！事实却非如此，有次他太太和我们聊天时说起他在家根本不爱说话，更别说讲笑话了，那么他干什么呢？看报，上网，看电视，对太太的话，问三答一，要么干脆不吭气。

是因为在外头透支了话语，还是因听众太少呢？有些人，听众越多

越有说话的欲望，近乎一种陶醉其中的表演。

众声喧哗中，也一定有只充当听众的，或者，他根本没在听，他的神不知飘去了哪儿。他只是坐在人群中，无可无不可地听几耳朵，更多时候，他在想他的心思，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思。

福楼拜说：“一个人太爱文笔，就有看不见自己写什么的危险！”是否也可以说，一个人太爱说话，就有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的危险？

在公众场合，说得太多、太猛烈的人，常是这样。他们用喋喋话语架空了自己。

说得少的那人，心里并非没话，只是他对说出的场合、对象都有自己的要求。

“节约词，节约与人的接触，节约和这个世界的关系。”——世上多些这样的环保者，挺好。

朝

内

曾以为只母亲爱说、多话，现在发现父亲也进入了多话行列。他和母亲分居两地，住在我这时，房里常被他的话充满。像此刻，他与钟点工说到种种：冬瓜的做法，路遇老同事对方送了两张“哈尔滨”面饼，修车的老何托他从上海带有过滤嘴的“大前门”……

他与在沪的母亲每日通若干电话，事无巨细，从菜价多少到午餐吃了什么，晚餐将吃什么，超市有什么商品打折。父亲每日两顿白酒，有时喝酒间隙接到母亲来电，话就更多，也不知是话佐了酒，还是酒助长了话，总之不厌其烦地说着家常那点事儿。

台语中形容话多谓之“碎碎念”，话虽碎，对于父母却是拼成整幅生活的必需。

相听两不厌，唯有老来伴——说，对他们是多么重要的一种联结！

有时，家里只我和父亲吃饭，我吃得快，留他一人在桌边独自喝酒。我路过一下餐厅，偶和他说句什么，他接上说，而我已去别的房间。我听见他的话兀自在离我几米处寂寞回荡，觉得抱愧，我以前觉得和父亲没什么可聊，或准确说，不知如何交流，但现在，我们有了交流的可能，我又难以耐心坐下，在桌边，陪他说一番话。其实不说也不要紧，重要

是听，这对父亲，是与五十四度白酒般同等的过瘾。

他现在的说话对象常是六岁的乎乎，晚上他希望乎乎与他睡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说起自己待乎乎如何地好，如何深情厚谊，但乎乎不为所动，坚持黏我，仿佛一俟天黑就只认母亲的固执小动物。有时说久了，乎乎在床上抱膝纠结一番——并非纠结要否与外公睡，而是纠结如何回应外公，才能既让外公打消这念头又不伤他老人家的。

乎乎最后说：“外公！我真的只想和你玩，不想和你睡啊！”父亲气结而伤心：“好！你把外公当玩伴是吧？我算知道你了，我明天就回家不来了！”

这些痴情又好笑的对话，某晚又如是上演一番，父亲负气地说：“我明日就回，反正我在这也没什么用。”

乎乎正洗脚，真诚地安慰道：“有用啊，外公，你不是可以烧早饭吗？”

.....

好在这种话伤不了祖孙俩感情，不影响父亲继续每日早起烧早饭，也不影响他与刚放学回来的乎乎畅聊故乡、童年，如何打柚子——两三米长的竹竿前绑半把坏了的剪刀，一戳，一拧……

没几天，有位父亲的同乡，八十七岁的孙崇政老先生来访，这令父亲的“说”一下有了最佳释放。上半年我在北京进修时，孙老先生在某报上偶看到一篇我的采访，“籍贯浙江兰溪”一句令他欣喜不已，当即向报社打听，并写信到我单位与父母家。父亲收信后亦亲切，感动，他原本对故乡人事有异乎寻常的热情。一个雨天，他带着乎乎大老远地去孙老先生家拜访，相聊甚欢。孙老先生与女儿送父亲与乎乎回家，到家，孙